《盖绥德·布尔德》及《穆罕麦斯》译注探考

周 耀 明
(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史和宗教史上,《盖绥德·布尔德》及其增补本《穆罕麦斯》是最受欢迎的赞圣诗。考察它们本身和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包括汉语在内的90余种语言的注本、译本的产生、流传和特点,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关键词:《盖绥德·布尔德》;《穆罕麦斯》; 翻译;注释
中图分类号:G256;B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8)01-0029-07

《盖绥德·布尔德》是一部赞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长诗,为13世纪埃及诗人蒲绥里所作。这部有着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诗歌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有着广泛的传布。15世纪波斯诗人台巴迪喀尼·图希对之加以增补,取名《穆罕麦斯》。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内教外的学者们出于宗教活动的需要和学术研究的目的,都相继对《盖绥德·布尔德》及其增补本《穆罕麦斯》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及注释工作。

一、《盖绥德·布尔德》的译名

《盖绥德·布尔德》全称为 al-Kawākib al-durrīyya fī madḥ khayr al-barīyya (*The Resplendent Stars in the Praise of the Best of Creation*,对最好的被造物的赞美中的灿烂星辰),后以 Burda[1](796) 或 Qasidat al-Burda[2] 之名著称于世。其中,"盖绥德"(Qasidat 或 Kasīda ①)的意思是 poem(诗歌)、panegyric(颂词、赞词)或 ode(颂歌、颂诗、赋)。自蒙昧时代以来,Kasīda 就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经常采用的一种诗歌体例和形式[3](796),伊斯兰时代以来,诗人们更创作了大量有浓烈宗教色彩的 Kasīda,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专门赞颂穆罕默德的,《盖绥德·布尔德》就是其中一种。"布尔德"(Burda)意为"斗篷",专指穆罕默德生前经常穿用的斗篷。为了与指实物的"斗篷"在意义上有所区分,在伊斯兰世界,人们一般称这首诗为 Qasidat al-Burda。在国外学界有 Burdat al-madih(panegyrical poem),al-Burdah,Qasidah al-Burdah, Kasidatul Burdah , Kasida ya Burudai[4](83) 等转写法。另有 al-bara'ah(或 al-Bur'a)的名称,意思是治愈(the Healing),指先知穆罕默德治愈了诗作者蒲绥里的麻痹之症[5]。

收稿日期:2007-11-10
作者简介:周耀明(1978-),男,宁夏同心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边疆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研究。

①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作 Kasīda,但多转写作 Qasidah 或 Qasidat。

万方数据

马德新及弟子马安礼据以译注的《天方诗经》音写为《解瀾德·布尔德》，意译为《衮衣颂》[6](1)。马坚《影印〈天方诗经〉序》简称为《布尔德》[7]，全称《盖绥德·布尔德》[8](96)。在我国穆斯林民间，另有《解随旦·布热旦》等译称，无论如何，均可意译为《斗篷之歌》[9](76)、《斗篷颂》[10](153)、《先知的斗篷》[11](829)，英文意译为 The poem of the scarf(cloak, mantle)。马德新在《四典要会·正异考述》中有《格随德集注》之书名，或即另一别名[12](84)。

《盖绥德·布尔德》一诗的韵律参照了与先知穆罕默德同时代的诗人凯尔卜·本·祖海尔(Ka'b Bin Zuhair)所撰的52行 Lamiyya(阿拉伯字母"兰目"J韵)赞圣诗《苏尔妲离去了》(Dhukhr al-Ma'ad'ala wazn Banat Su'ad)。祖海尔曾当面向先知诵读了他的长诗，使之深为感动，并脱下斗篷亲手披在诗人肩上，此后，身披先知的斗篷成为穆斯林最大的荣耀。《苏尔妲离去了》这首诗也因此被称为《斗篷颂》[13](150)，但后世蒲绥里所作的《斗篷颂》在内容上与之并没有相同之处。

作者蒲绥里(Sharaf al-Dīn Muhammad B. Sa'īd Hammād B. Muhsin al-Busīrī[1](804)，1212—1294/1296)，《天方诗经》音译为"补虽里"，1957年马坚《影印〈天方诗经〉序》译称"蒲绥里"，为后来汉文学者所普遍沿用。

二、《盖绥德·布尔德》的注本和译本

自《盖绥德·布尔德》一诗问世后，就为同时代人所熟知并广为流传。蒲绥里还在世的时候，同时代人迪米什吉(Abū Shāma'Abd al-Rahmān b. Ismā'il al-Dimishki，1199—1266)就对这部诗进行了注释。从迪米什吉的生卒年月看，他早于蒲绥里出生，又早于蒲绥里去世。法国巴黎图书馆和德国慕尼黑图书馆均藏有好几部迪米什吉的注释本[1](796)。

随着《盖绥德·布尔德》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广为传布，它的文学价值和宗教作用也愈益凸显，从而吸引了大量学者对之进行研究和注释。继迪米什吉的注本之后，又产生了90余种不同风格、不同内容、不同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柏柏尔语、旁遮普语、乌尔都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维吾尔语、英语、法语、德语、汉语等)的注释本(commentaries)、校订本(recensions)及增补本(enlargements)。其中，单阿拉伯语的注释本据说就超过了50种。在这些版本中，著名的有以下诸人的本子(按时间先后排序)：

伊本·哈加拉·提里姆萨尼(Ibn Abī Hajala al-Tilimsānī，1325—1375)，北非 Tilimsan 人。

伊本·麦尔助格(Ibn Marzūk，1364—1439)，去世于开罗。

巴德尔丁·扎尔卡什(Badr al-Dīn al-Zarkashī，? —1392)，去世于开罗。

哲俩伦丁·玛哈里(Jalāl al-Dīn al-Mahallī，? —1459)，去世于开罗[14]。

凯末儿丁·侯赛因·花拉子密(Kamal al-Dīn Husayn Khorezmī，? —14??)，土耳其人，著有 Kashif Al-Huda(Unveiling of Guidance)，正是一部《盖绥德·布尔德》的注本[15]。

穆罕默德·哲俩伦丁·海展迪(Muhammad Jalāl al-Dīn Khujandī Farghānī，? —14??)，中亚费尔干纳人。

哈利得·艾兹海里(Khālid al-Azharī，? —1499/1500)，去世于开罗。

哲俩尔·苏尤提(al-Jalāl al-Suyūtī，? —1505)，去世于开罗。

谢哈布丁·卡斯塔拉尼(Shihāb al-Dīn Ahmad ibn Muhammad al-Qastallānī al-Shafi'i，? —1517)，去世于开罗，应属沙斐仪教法学派。

扎卡里亚·安萨里(Zakarīyā al-Ansārī，? —1520)，去世于开罗。

伊本·哈贾尔·哈伊塔米(Ibn Hajar al-Haytamī，? —1566)，去世于麦加。

阿布杜·卡迪尔·艾达鲁斯(Abd al-Qādir b. al-Aydarūs，? —1628)，去世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

万方数据

努尔丁·哈拉比(Nūr al-Dīn al-Halabī al-Shafi'i,? —1635),去世于开罗,属沙斐仪教法学派[14]。

巴朱里(Ibrahīm al-Bādjūrī,? —1860),他的注释详细阐述了《盖绥德·布尔德》的神秘作用。

伊本·艾舒尔(Ibn Ashūr,? —1878/1879)[1](796)。

可以看出,注释者们分布于埃及、北非、阿拉伯的麦加、土耳其、中亚费尔干纳到印度次大陆,反映出《盖绥德·布尔德》一诗的传布范围之广。这些阿拉伯、波斯、土耳其文的注释本更易为教众理解,也进一步丰富了原诗的内容,使之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这部诗的欧洲文字译本和注释本也层出不穷,主要有:

尤里(Uri)译本,书名题为 Carmen Mysticum Borda Dictum,是原文与拉丁文对照本,于 1761 年在荷兰莱顿刊出,这是拉丁文译本。

莱德豪斯(Redhause)英译本,名称仍为 The Burda,附在克劳斯登(W. A. Clouston)的《阿拉伯诗选译》(Arabian Poetry for English Readers)中,1881 年出版于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1](796)。

筛海·法伊祖拉布海(Shaikh Faizullabhai)英译本,1893 年出版于英印政府时期的孟买[16](192)。

亚瑟·杰弗里(Arthur Jefferey)1962 年的译本[14]。

斯特凡·斯佩尔(Stefan Sperl)1996 年的英译本[17]。

以上四种是英文译本。

迭·萨西(De Sacy)法译本,附在毕尔·阿里·贝尔科维(Pīr Alī Berkewī)的 Exposition de la Foi 一书的结尾部分,1822 年出版于巴黎。

巴赛(René Basset)法译本附评述,1894 年刊行于巴黎[1](796)。

哈姆扎·布贝克尔(Hamza Boubakeur)1980 年的法译本,名为 Le Manteau[14]。

阿尔别戈诺(Albegno)于 1872 年在耶路撒冷出版的法文译本[16](192)。

以上四种是法文译本。

罗森茨魏希(Vincenz von Rosenzweig-Schwanau)版本,书名为 Funkelnde Wandelsterne zum Lobe Des Besten Der Geschöpfe,原文附德文译文及注释,1824 年出版于维也纳。

罗尔夫斯(Rolfs)译注本,书名为 Die Burda,ein Lobgedicht auf Muhammad,去世后由贝尔诺尔(Behrnauer)于 1860 年替他出版于维也纳,原文附有波斯、土耳其和德文译文,可算是最好的本子。

乌韦·特佩尔(Uwe Topper)1991 年出的德译本。

以上三种是德文译本。

格布拉里(Gabrieli)意大利译本附注,名 al-Burdatain(al-Burdatan),1901 年出版于佛罗伦萨[1](796)。

在布罗克尔曼(Carl Brockelmann)的巨著 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 中有很长的评述[18]①。

我国清末回族学者马德新及弟子马安礼翻译、注释的《天方诗经》则是《盖绥德·布尔德》的第一部汉文译本兼注本,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于成都宝真堂以中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形式正式出版。在翻译、注释的过程中,马氏师徒大量参考、引用了前人的注本。据《天方诗经·例言》介绍,"是诗注解按《海勒补梯注》、《巴珠哩注》及《额补来哥兴疏》,译而成之……"这其中就有上文所提及的巴朱里的注释。与其他译本和注本相比,《天方诗经》以引用经典经训量大详尽而取胜,"其有未备者间以他经助之,如《鲁汉勒摆呀》、《穆哈映低》、《尔巴士》、《哲僚赖依》。拟各真经注疏:《礼

① 部分所列注本和译本是综合各家零散资料核对、译释而成,所提及的人名汉译参考了新华社译名室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 年。

万方数据

法珠玑》、《珠玑正义》、《群河汇海》、《乃赛飞信德经解》、《艾依推登霄录》、《天方纲鑑》及他各经"[6]。与上述西欧译本相比,正如马坚教授所指出的,"(《天方诗经》)这个汉文译本在巴赛的法文译本(1894 年)和格赖里(即格布拉里 Gabrieli)的意大利文译本(1901 年)之前出版,这是值得我们夸耀的"[7]。

可以看出,《盖绥德·布尔德》的译本多数同时带有注释,之后又以"注疏"、"注解"等形式同书刊行,这是因为它的翻译和注释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该诗的译本和注本并不能截然分开。

《盖绥德·布尔德》在我国穆斯林民间也有流传。据宁夏灵武市郝家桥乡杨家湾清真大寺的阿訇介绍,在回族民间就有一部名叫《布热旦·葛随旦》(当即《盖绥德·布尔德》)的阿文经典。在新疆穆斯林中也流传着一部由伊麻木布赛依里著的《盖绥德·布尔德颂歌释》(阿文),当即《盖绥德·布尔德》之译注本。纳国昌据马安礼《天方诗经》摘选了局部精粹译为白话诗,见刊于兰州的《智慧》期刊,可算是《盖绥德·布尔德》的另外一种不完全的汉文译文了。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特别是瓦哈比派和赛莱菲耶派兴起后,针对《盖绥德·布尔德》一诗中所涉及的思想引经据典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反驳,认为这部诗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褒扬过于夸张,以至于跨越了以物配主(阿语 shirk①)和泛神论(polytheism)的界限,而这是真主所不能饶恕的大罪之一。支持和反对的学者们互相反驳,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驳论性文章,这些文章先是引用《盖绥德·布尔德》的诗句,然后引经据典逐条反驳或确证,也算是另外一种注释了②。

在今天的伊斯兰世界,《盖绥德·布尔德》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赞圣诗歌,用阿拉伯文、英文、德文、法文等各种语言出版的文本仍然屡见不鲜。其中,哈姆扎·郁素福·汉森(Hamza Yusuf Hanson)翻译的英文版本收录了全本的《盖绥德·布尔德》,同时也编入了诗作者蒲绥里的其他一些诗作。经由书法家扎卡里亚(Mohamed Zakariya)书写并作序,由来自摩洛哥的 Fez Singers 用传统的安达卢西亚调子(Andalusia manner)颂唱,由彼得·桑得斯(Peter Sanders)提供相关图片,经过两年的努力,制作成可连续播放两个小时的三张音乐 CD 和镶彩边的 80 页的册子,由 www. sandala. co. uk 出品,在西方穆斯林世界受到广泛欢迎[19]。筛海·哈米德·吉尔(Shahid Hamid Gill)的英文译本,名为 Qaseedah Burdah Shareef ,应为内部出版物,可在互联网上阅读与下载[20]。更有美国的穆斯林团体对这首诗加以改编,以音乐剧的形式将它搬上了舞台。在埃及和南亚,它甚至被改编成流行音乐的旋律,在婚礼、入教仪式及莱麦丹月(斋月)进行演唱[21]。

三、《盖绥德·布尔德》的增补本《穆罕麦斯》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盖绥德·布尔德》长期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在所有的抄本中,最完备的是中亚费尔干纳人穆罕默德·哲俩伦丁·海展迪(Muhammad Jalāl al-Dīn Khujandī Farghānī,生卒年不详)的手抄本。生活在 15 世纪的波斯呼罗珊诗人台巴迪喀尼· 图希(Shaykh Muh ammad Tabadkanī tūsī Khurāsānī,? —1486)得到了海展迪的手抄本,并据之对《盖绥德·布尔德》作了增补。图希在海展迪的手抄本的基础上,对其结构和语法加以阐释和剖析,结合自己的创作,使本为每联两句、双行双韵的《盖绥德·布尔德》变成了每联五句体例的诗歌,取名为《穆罕麦斯》(Mukhammas),意即"五联诗"、"五行诗"或"五韵诗"。又简明地阐明了字义,加了尾注、补遗与订正。在诗歌的末尾,诗人巧妙地按阿拉伯文 28 个字母连缀贯穿,谱写了一篇极其优美、热烈的祈祷文。这 28 个字母都是从各具特色意义的阿拉伯文词汇中摘出的,充分表达了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祝福与赞美之情,与整部诗歌的基调也完全吻合[22](168)。

---

① "什尔克",阿拉伯语 Shirk 音译,意为"信多神",我国穆斯林习惯译为"举伴主",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年,第 258 页。

② 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参考 http://www. sunnah. org。

万方数据

Mukhammas 一词来源于阿拉伯数字 5 的词根 kh-m-s，是中亚波斯语文化圈内的伊斯兰诗歌创作经常采用的一种体例形式。作为一种诗歌体例，Mukhammas 整部诗可能很长，包括许多阙或节（stanzas），每节有五行（联）诗歌。诗歌的韵律通常是这样发展的：aaaaa bbbba cccca dddda eeeef[23](49)，即这种诗歌每节的前四句的尾韵是一致的，整篇长诗任何一节收尾的第五句的韵脚与其他节也是一致的。图希增补后的《盖绥德·布尔德》就是如此。整部诗各篇前四句句末的尾韵均严密和谐，一韵到底，作为收尾的第五句，即蒲绥里的原诗则自始至终通篇以阿拉伯文字母“咪目”（م）作为韵脚收束[22](169)，因此这首诗属于 Meemiya（“眯目”م韵诗）。

在中国，增补后的《盖绥德·布尔德》原名不显，而以《穆罕麦斯》或《穆合默思》闻名于世。依照中国穆斯林约定俗成的习惯，我们仍然采用这个称呼。《穆罕麦斯》仍是一部以赞颂穆罕默德为中心主旨的长篇诗歌，共 163 联，一联一章（节）。前 160 联是蒲绥里《盖绥德·布尔德》及图希在此基础上增补的五联诗的正文。后 3 联是带有祈祷词性质的附录。

应该指出，图希之所以能完美地增补《盖绥德·布尔德》，是与他本人的苏非身份分不开的。图希本人是纳格什板丁耶教团的大苏非，他的故乡波斯呼罗珊地区的图斯（Tūs）约从公元 10 世纪开始，苏非派学说就大为盛行，那里也是苏非派代表人物安萨里的出生地。深受苏非神秘主义影响的图希继承蒲绥里、海展迪的宗教思想，完美地增补了《盖绥德·布尔德》。增补部分与原诗完美结合，浑然天成，如出一人。同时，增补本也完全继承了原诗的思想内容和神秘主义色彩，再加上特殊的章法、和谐的韵律，自问世以来就广受欢迎，并成为许多教派的必备经典。

除《穆罕麦斯》外，用各种方式与《盖绥德·布尔德》唱和的作品也为数众多。阿拉伯近代诗歌的开创者麦哈姆德·萨米·巴鲁迪（Mahamaud Sāmī Bārūdī，1838—1904）[24](262)和埃及“诗王”艾哈迈德·邵基（1869—1932，Ahmad Shawqi）就曾模仿《盖绥德·布尔德》写过《斗篷新歌》（Qasida Nahj al-Burda）[13](609)。在 1948 年，邵基的诗还被已故埃及女歌唱家乌姆·库勒苏姆（1906—1975，Umm Kulthūm）编成歌曲并演出过[14]。

四、《穆罕麦斯》的汉文翻译及注释

《穆罕麦斯》实际上是《盖绥德·布尔德》的变种本，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此，学者往往把二者的译本和注本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的注本也的确是可以通用的，我们也完全可以将《盖绥德·布尔德》的注本和译本看作是并不完整的《穆罕麦斯》的注本和译本。下文我们主要介绍它的汉文译本及注释情况。

我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的创始人马明心早年曾到麦加和也门等地朝觐、留学，回国时带回了老师赠送给他的《古兰经》、《卯路提》、《穆罕麦斯》、《曼丹叶合》等经典，这是可查的《穆罕麦斯》正式传入中国的记载，但是一直是以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形式在各教派门宦内部秘密流传着，没有汉文注解。

19 世纪 40 年代，马德新游历天方，回国时带回了《盖绥德·布尔德》，和弟子马安礼以中国传统的《诗经》体裁进行翻译，又以四书章句集注的形式予以注释，与阿拉伯文原诗一道，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以《天方诗经》的名称整理出版[25](53)，这可以看作是《穆罕麦斯》的并不完整的第一部汉文译注本。

1938 年，长期在新疆从事经堂教育的马良骏大阿訇第一次将阿拉伯文《穆罕麦斯》译成汉文，取名《清真诗经译讲》。原本封面另有阿文书名为《穆罕麦斯·舍里夫·买尔·代尔斯·麦阿尼》（Mukhammas Sharif Máa Dars al-Mani），意译即为《可贵的五联诗并附译意注释》。于 1948 年石印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南门陕西清真大寺，系 16 开精装本。这个译本的可贵之处在于，马良骏在翻译的过程中，先用中国伊斯兰教寺院教育中惯用的经堂语直译，再用较为典雅的中文句式加以

万方数据

意译，直译和意译的汉文句子又全部用“小儿锦”拼写以供对照，还全部附录波斯语译文，用较小字体刊于阿文之后，因而对于马良骏时代的经堂语、“小儿锦”的使用情况和几种文字的对比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新疆乌鲁木齐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古籍研究所的委托下，林松先生又将马安礼《天方诗经》(1890年木刻本)和马元章《穆罕麦斯》(1903年手抄本)以及其他民间手抄本、油印本对照，以《清真诗经译讲》为底本，对之进行了全面校勘，有关详细情况请参阅林松先生《〈清真诗经译讲〉校勘影印本序言》[26]，兹不赘述。林松先生还对《穆罕麦斯》进行了韵译，这个译文为1992年内部出版的印刷体汉文、手写体阿文《穆罕麦斯》所采用。这个版本的阿拉伯、波斯文为哲合忍耶第七辈穆勒什德马元章手书。书末附有马元章之孙马烈孙所作的跋和林松的《〈穆罕麦斯〉概貌管窥》一文。采用16开纸印刷，每章阿拉伯文、波斯文一页，汉文一页，字体为一号楷体，颇为醒目。全书共分163章，每章五句，以第一句的起头或结尾的半句或几个词汇作为标题。每页之下有内容提要，以说明此章的主旨。此外，对一些意义隐晦或音译的阿拉伯文词语，在全书的末尾作了简要的解释[22]。

近年来，《穆罕麦斯》的民间译本层出不穷，笔者手头就收集有一本封面字样为《穆罕默思》的册子，从该书的后记中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根据兰城(即哲合忍耶)的经学”译成中文的。这个译本也很有特色。除了图希原作的前言、祷词和译者的后记外，还按照28个阿拉伯文字母的顺序加上四大哈里发的名字、真主之名“安拉胡”、先知之名“穆罕默德”、苏非派领袖的泛称“筛海”来划分章节，分35章编辑成册，每章行数不一，多者达25行，少则6行。译文形式比较活泼，间或压韵。每章特意包含有伊斯兰教的前代圣人、穆罕默德的亲属、弟子以及四大哈里发等人物的名字。

1980年代，马金鹏教授也以白话直译的方式翻译过《盖绥德·布尔德》及《穆罕麦斯》，名之曰《衮衣颂诗》、《穆罕斯五行诗》[27]，但印行量不多，不易见到。

另据宁夏灵武郝家桥乡杨家湾清真大寺的几位阿訇介绍，有一位叫马成才的穆斯林也将《穆罕麦斯》译成了汉文诗歌，但林松先生的译本先出，这一译本也就没有广泛流传。

张承志在写作《心灵史》的过程中，曾和哲合忍耶门宦的杨万宝阿訇等人反复推敲，将《穆罕麦斯》的部分精彩章节译成现代诗歌的形式，附在《心灵史》部分章节的结尾。译文独树一帜，精彩动人[28](76-230)。

应该指出，由于《穆罕麦斯》在中国一些教派门宦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受到许多穆斯林和教内学者的重视，所以其汉译本层出不穷，以油印本、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穆斯林民间。相对而言，《盖绥德·布尔德》尽管是经堂教育中常用的教材[29](76)，汉文译本却并不多见。马安礼所译之《天方诗经》则是中国第一部阿拉伯文的译诗，且以词句典雅、版式精美、注释详尽而著称，这一点是诸多汉译《穆罕麦斯》所不及的。《盖绥德·布尔德》在民间也有流传，当然数量不多，并不普遍，重要性也比不上《穆罕麦斯》。

参考文献：

[1]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1[Z]. Leyden: E. J. Brill, LTD, 1913.

[2] Shaykh Hisham Kabbani. *Al-Busiri's Poem in Praise of the Prophet Entitled Qasidat Al-Burda* [DB/OL]. *Encyclopedia of Islamic Doctrine* [Z]. www.sunnah.org/ibadaat/alburda_alsharif.htm,2006-10-3.

[3]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2[Z]. Leyden: E. J. Brill, LTD, 1913.

[4] Kineene Wa Mutiso. *Al-Busiri and Muhammad Mshela: Two Great Sufi Poets* [A]. Swahili Forum. XI. Cologne: University of Cologne,2004.

[5] Ahmad Musa Jibril. *Al-Burdah: The Cloak of Love or Ignorance*? [DB/OL]. http://ahmadjibril.com/articles/alburdah.html,2006-10-3.

[6] (清)马德新，马安礼. 天方诗经[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万方数据

[7] 马坚. 影印《天方诗经》序[A]. (清)马德新,马安礼. 天方诗经[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8] 马志福. 马良骏及其著述与研究[J]. 回族研究,1992(4).
[9] M·R·阿布·杰拉德撰,金汝彬,译. 林松韵译《斗篷之歌》序言[J]. 回族研究,1993(2).
[10] 任继愈主编. 宗教词典[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11] [美]希提. 阿拉伯通史[M]. 马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2] (清)马德新. 四典要会[M]. 杨永昌,马继祖,标注.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13] [黎巴嫩]汉纳·法胡里. 阿拉伯文学史[M]. 郅傅浩,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4] *Mosque-Mausoleum of Sharaf al-Dīn al-Būsīrī(Alexandria)* [DB/OL]. http.//www. uni-koeln. de/phil-fak/orient/htm/islamic%20egypt/busiri. htm,2006 - 10 - 5.
[15] Devin A. Deweese. *The "Kashif Al-Huda" of Kamal Al-Din Husayn Khorezmi: A Fifteenth-Century Sufi Commentary on the "Qasidat Al-Burdah" in Khorezmian Turkic*[M].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1985.
[16] Richard Gottheil. Al-Burdatan by Giuseppe Gabrieli[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1903(3).
[17] Stefan Sperl, Christopher Shackle. *Qasida Poetry in Islamic Asia and Africa*[M]. Leiden etc:E. J. Brill, 1996.
[18] Carl Brockelmann. *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 [M]. Leiden: E. J. Brill, 1937.
[19] Fuad Nahdi. Faith & Reason. *Time for Muslims to stop blaming others and look* [EB/OL]. http://www. independent. co. uk, 2002 - 5 - 25.
[20] Shahid Hamid Gill. *Qaseedah Burdah Shareef* [DB/OL]. http://www. minhaj. org/org/index. php? contents = text&tid = 367&lang = en,2006 - 11 - 12.
[21] Martin F. Kohn. *Jameel and the Islamic Musical Dream: Local man hopes to turn classic poem Cloak into the first American-Islamic musical*[DB/OL]. http://lists. econ. utah. edu/mailman/listinfo/Marxism,2006 - 11 - 12.
[22] 林松,韵译. 穆罕麦斯[M]. 内部出版.
[23] Regula Burckhardt Qureshi. *Islamic Music in an Indian Environment: The Shi' a Majlis*[J]. Ethnomusicology, 1981(1). .
[24] 孟昭毅. 丝路驿花:阿拉伯波斯作家与中国文化[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25] 周耀明.《天方诗经》著译简考[J]. 阿拉伯世界, 2005(2).
[26] 林松.《清真诗经译讲》校勘影印本序言[A]. 马良骏. 清真诗经译讲[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27] 马金鹏.《古兰经》译注[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28] 张承志. 心灵史[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
[29] 孙振玉. 中国伊斯兰传统文化研究[M].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李小凤】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about Kasīda al-Burda and Mukhammas

ZHOU Yao-ming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Kasīda al-Burda and its enlargements Mukhammas are very popular eulogistic poems about Muhammad in the Arab-Islam world. To study and explore these poems and their connections, the writing, spreading and features about their translations and annotations covered more than ninety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version, would be very helpfu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rabic-Islamic culture.

Key words: Kasīda al-Burda; Mukhammas; translation; annotation

万方数据

《盖绥德·布尔德》及《穆罕麦斯》译注探考

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 文献链接

作者： 周耀明， ZHOU Yao-ming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刊名：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年，卷(期)： 2008(1)

参考文献(33条)

1.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913

2. Shaykh Hisham Kabbani Al-Busiri's Poem in Praise of the Prophet Entitled Qasidat Al-Burda 2006

3.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913

4. Kineene Wa Mutiso Al-Busiri and Muhammad Mshela:Two Great Sufi Poets 2004

5. Ahmad Musa Jibril Al-Burdah:The Cloak of Love or Ignorance? 2006

6. 马德新;马安礼 天方诗经 1957

7. 马坚 影印《天方诗经》序 1957

8. 马志福 马良骏及其著述与研究 1992(04)

9. M·R·阿布·杰拉德;金汝彬 林松韵译<斗篷之歌>序言 1993(02)

10. 任继愈 宗教词典 1981

11. 希提;马坚 阿拉伯通史 1979

12. 马德新;杨永昌;马继祖 四典要会 1988

13. 汉纳·法胡里;郅傅浩 阿拉伯文学史 1990

14. Mosque-Mausoleum of Sharafal-Dīn al-Būsīrī(Alexandria) 2006

15. Devin A.Deweese The "Kashif Al-Huda" of Kamal Al-Din Husayn Khorezmi:A Fifteenth-Century Sufi Commentary on the "Qasidat Al-Burdah" in Khorezmian Turkic 1985

16. Richard Gottheil Al-Burdatan by Giuseppe Gabrieli 1903(03)

17. Stefan Sperl;Christopher Shackle Qasida Poetry in Islamic Asia and Africa 1996

18. Carl Brockelmann 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 1937

19. Fuad Nahdi;Faith;Reason Time for Muslims to stop blaming others and look 2002

20. Shahid Hamid Gill Qaseedah Burdah Shareef 2006

21. Martin F.Kohn Jameel and the Islamic Musical Dream:Local man hopes to turn classic poem Cloak into the first American-Islamic musical 2006

22. 林松;韵译 穆罕麦斯

23. Regula Burckhardt Qureshi Islamic Music in an Indian Environment:The Shi'a Majlis 1981(01)

24. 孟昭毅 丝路驿花:阿拉伯波斯作家与中国文化 2002

25. 周耀明 <天方诗经>著译简考[期刊论文]-阿拉伯世界 2005(02)

26. 林松 《清真诗经译讲》校勘影印本序言 1992

27. 马金鹏 <古兰经>译注 2005

28. 张承志 心灵史 1995

29. 孙振玉 中国伊斯兰传统文化研究 1995

30.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作Kasīda,但多转写作Qasidah或Qasidat

31. 新华社译名室 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 1993

32. 杨惠云 中国回族大辞典 1998

33. 查看详情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demzxyxb-zxshkxb200801006.aspx